



民謠和它的春天

2015-10-04 記者 寶玉帥 文



大陸所指的民謠並非民間傳唱的山歌、小調，它更近似於臺灣七、八十年代盛極一時的校園民歌，是一種帶有民族特色，反映社會風情的音樂形式。當其他流行音樂變得越來越格式化，民謠卻以其更自然的音樂形式和更真實的情感表達，吸引越來越多的聽眾，而這些聽眾，也正在被民謠改變著。

歌曲中的手工製品

人們可能早就習慣了這樣，無論是回到家裡還是走在街上，聽到的歌曲雖然歌名不同，但它們的旋律、主題卻難免讓人覺得似曾相識。當紅歌星只唱不寫也早已不是新聞，唱片公司像生產工業品那樣生產流行歌曲，歌曲的作詞、作曲都有專人負責，即使它們的旋律和主題和舊有的歌曲相比並沒有什麼亮點，但只要透過當紅明星的歌喉，立刻便能紅透半邊天。在這種形勢下，樂壇其實更像一潭死水。

民謠則與其相反。它們的製作、發行不是一個精心策劃的過程，而僅僅是歌手自己或少數幾個音樂人的靈感嘗試。這種嘗試多半發生在酒吧或街頭，他們為了生存而賣藝；有時候也發生在粗製濫造的錄音棚，他們想讓更多人聽到他們的歌。在這種情況下，民謠的作者和流行音樂的演唱者差別在於，民謠創作者不是歌曲生產線上的一環，他們是藝術家，他們雖然也追求銷量，但因為民謠本身較小眾化，這種追求僅僅是表象。

獨立製作給了他們選擇題材的自由，使他們不必將主題限定在早已被無數歌星詮釋過的「愛情折磨」，音樂之路上的磨難又贈予他們無窮的素材。畢竟，在大陸，音樂事業仍不被視作如升學、就業一樣的正途，離經叛道的小眾民謠發展困難重重。然而，正是這種民謠歌手的困境，為民謠本身的個體鮮明性和主題真實性提供了可能。



民謠歌手趙雷在演唱。(圖片來源/知乎網)

文藝和真實並存

民謠是文藝的。首先，它們的作者是一群「文藝青年」，他們拒絕像上班族那樣，循規蹈矩的生活，選擇創造自己的生活方式。〈梵高先生〉、〈關於鄭州的記憶〉的作者李志，現在已經是大陸民謠界的代表人物，然而，當他在大學三年級選擇從東南大學退學時，卻遭到師長、好友一致反對。可是李志很堅決，因為他清楚在學校他得不到自己想要的。以一首〈後會無期〉榮獲金馬獎最佳原創電影歌曲的朴樹，從初中起就讓父母操心，考上大學後，在第二年便被退學。明白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麼，並且知道該怎樣去爭取，這是民謠歌手共有的特徵。僅僅從這一點講，他們就已經與他人劃清界限。寄託著他們世界觀、價值觀的民謠，自然也具有這種與眾不同的「文藝氣息」。

其次，與依賴電子混音的其他流行音樂不同，民謠歌曲具有更天然的特性。一般情況下，它只包

媒體歷屆廣告

推薦文章

- 印度的女兒 反思性侵暴力
- 跨界 古典與流行交響
- 刻劃愛情的二十六種面貌

總編輯的話 / 楊淑斐



本期為二二三期，共三十三篇稿件，其中以評論類文章及文化現象居多。本期側欄廣告以交大網路電臺goto&Play為題，帶大家鎖定即將開播的節目內容，令人十分期待。

本期頭題王 / 胡浣莊



懶惰，卻有深如溪壑的慾望，我不在意開心快樂，我只想要抵達目標，我是胡浣莊。

本期疾速王 / 羅宛君



逃不過3.14的大臉 躲不過比胸部還大的肥肚 懇求我的眼睛可以流的不是淚 而是油

本期熱門排行



平凡的故事 不平凡的音樂
趙廣潔 / 影評



斷尾求生 陣前拔柱驗民心
胡浣莊 / 社會議題



再年輕一次 追尋青春夢想
姚煒哲 / 影評



馬頤 孤島上的音樂詩人
唐宜嘉 / 樂評



十字架的開端 贖罪的終點
呂安文 / 書評

合歌手人聲和吉他或其他少數幾種音樂伴奏。這種更純粹的形式使它擺脫了流行音樂經常被當作背景聲的命運，歌詞亦不再是可有可無的噓語，甚至成為比旋律更為動人的部分。「陌生的人啊 請給我一支蘭州」，宋冬野的〈董小姐〉向陌生人討要一支煙，象徵的正在他鄉闖蕩遊子的複雜心境，他們可以向陌生人求助，卻在開口時，將真正要說的鄉愁、打拼的疲累等等內容統統咽下，以討取一支煙掩飾過去。馬頔的〈南山南〉裡「南山南 北秋悲 南山有穀堆 南風喃 北海北 北海有墓碑」，距離如此遙遠的兩個畫面被同時放到聽眾眼前，一喜一悲，營造出的蒼涼感便絲毫不遜於目睹了滄海桑田。

民謠雖美，卻並非花瓶，它不是文藝青年的傷春悲秋，而是歌手們對人性、對社會的描繪和批判。這些歌手一直在最平凡的生活中打滾，對一般人的酸甜苦辣深有體會，因而能夠將眼光投向真實的生活，並準確表達出普通民眾的心聲。「我會洗乾淨頭髮 爬上桅杆 撐起我們葡萄枝嫩葉般的家」，張瑋瑋的〈米店〉一句說出了普通人想要擁有平凡幸福的心願。「他用一種慈祥的姿態 在高處安撫著你 他鋪開巨大的過濾網層層信仰奢靡 他大義凜然地宣佈要把純淨篩留給你 過濾得只剩下了殘骸還要你歌頌感激」。邵夷貝〈黃昏〉則將矛頭對準文化管控；「不要做克拉瑪依的孩子 火燒痛皮膚讓親娘心焦 不要做沙蘭鎮的孩子 水底下漆黑他睡不著 不要做成都人的孩子 吸毒的媽媽七天七夜不回家 不要做河南人的孩子 愛滋病在血液裏哈哈地笑」，周云蓬〈中國孩子〉諷刺了克拉瑪依友誼館火災、二〇〇五年沙蘭鎮洪災、李思怡事件、河南愛滋病村等一系列當代事件。



李志專輯《1701》封面。（圖片來源／中國青年網）

民謠哺育的春天

音樂從來就不僅僅是娛樂，以臺灣為例，從胡德夫的〈美麗島〉、羅大佑的〈現象72變〉，到蘇芮的〈一樣的月光〉；從黑名單工作室的〈抓狂歌〉、林強的〈向前走〉、鄭智化的〈蝸牛的家〉，到新寶島康樂隊的〈歡聚歌〉……在臺灣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，始終有音樂的身影。

民謠的大熱，除了帶給民眾與一般流行歌曲不同的新鮮感外，也與一批粉絲的誕生息息相關。這批粉絲和把〈小蘋果〉、〈江南Style〉循環播放的人不同，他們不再滿足於千篇一律的流行歌曲，而更希望聽到吐露他們心聲的音樂。他們大都受過良好的教育，曾經或正在就業難、房價高的社會中苦苦掙扎。因此，民謠對現實的關心，對禁錮的批判正合他們胃口。而接受了民謠的粉絲，也慢慢意識到精神的高貴和自由的無價。這種意識的覺醒，最終將使社會進步。



民謠演唱會現場。（圖片來源／深圳體育館）

個性不隨性才有出路

民謠歌曲在各大音樂平臺走紅，說明民謠的實力，然而，這並不代表它可以稍微鬆懈。民謠帶有個性鮮明特點的同時，也患上了過於隨性的疾病，它正受文藝青年喜愛的同時，也就有脫離民衆的危險。

大多數民謠樂隊，還停留在「散兵遊勇」階段，缺少專業觀念，例如開演唱會，一貫堅持民謠專業化的李志曾說：「說兩點開始，三點來齊就不錯了，再調調設備，導致同樣的事情本來十天可以達到的，要用上二十天。」這顯然不利於民謠成長。參照爵士樂這一個樂種，它在誕生之初，亦是各個演唱者各自為營，專業化不足；其即興創作的特點，更甚民謠。然而，經過數代音樂人的努力，現在它已經成為足以與古典音樂相提並論的音樂流派。民謠如果要真正走進主流社會，亦應在堅持創作個性的同時做到演奏專業，以一種認真、嚴肅的態度自覺發掘民謠的藝術價值與社會意義。



鐵馬行古道 體驗竹風人文

新竹市政府結合定向越野與觀光至今來到第五年，每年參加的人數越來越多。不只輕鬆觀光，透過鬥智、鬥體力的競賽，讓民眾更深度體驗新竹在地特色與景點。

社群網站 背後的祕密



社群網站在十年內快速興起，時至今日，許多的人都上了癮。成癮的背後，是什麼原因？

▲TOP

關於喀報 聯絡我們

© 2007-2015 國立交通大學 傳播與科技學系 All Rights Reserved.

Powered by  DODO v4.0